



源於真蓮

香港電視圈的前半生

今年的除夕倒數煙花匯演，再次因為疫情的關係而連續第二年取消。回想起兩年前的2018年12月31日除夕倒數之夜，那時的我剛剛離開TVB，以另外一個身份參與製作節目，而當年也是TVB十年來第一次失去了負責除夕倒數的製作，主辦單位當年找了新的電視台合作。首次合作中彼此可能熟悉度不夠，而新電視台亦可能經驗比較少，因此節目製作出來，各界回響亦反映兇瀾比較多，未如理想。其實不能全歸咎於製作人員，立足電視製作界多年，我所觀察的原因是目前電視台直播綜藝製作節目很少，故大家實戰機會其實不足，每次也如新手上陣。

回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入行的時候，電視台每天都有綜藝節目直播，就是到現在都耳熟能詳的《歡樂今宵》(EYT)，另外每兩個星期就有一個綜藝大騷節目，製作人員每天都是在作戰狀態，熟能生巧，創意無限。電視台有電視台的競爭，就算本身電視台內各工作人員之間也有良性的「搏表現」競爭，希望自己節目能夠做得最好，得到最高收視。有競爭有進步下，那個年代可謂百花齊放，真是電視圈的黃金年代。

踏入2000年，電視創意走下坡，收視亦每況愈下，不知是否電視製作人江郎才盡，或是競爭減少，電視台為了減輕製作成本，不斷縮減製作費；曾有老闆減節目製作費兩成，但收視率仍是差不多，她就覺

得「既然收視都差不多，我投放更多資源，豈不是浪費？」電視製作是以人才為本，如果電視台沒有投放資源去訓練、栽培新人，即使有先進器材、攝影機、高清的拍攝工具、電腦編輯機等，都難以挽回觀眾的心。始終機器是死的，科技再進步也沒有靈魂，電視始終是創意工業，連自己都感動不了，何以感動觀眾呢？

以前提過，一些同事常認為觀眾是「門外漢」，我們的製作是做給我們老闆睇的，因此只顧老闆的喜好下，無可避免地影響了整個節目的質素；不過以前八九十年代的老闆倒是很開放，給我們自由發揮的空間。曾經有位香港小姐冠軍告訴我一件趣聞，她農曆年年初一攙扶那老闆出席中賀年節目，那時邵爵士對她說：「這個賀年節目年年都是一樣的，內容環節沒有改變，布景只有每年生肖有改變，節目主持人、表演演員、舞獅、風水師、遊戲、送生肖金飾，連唱歌歌曲也一樣，大家真的會看嗎？」想來真是啼笑皆非，一個由邵爵士想來的創意工業龍頭，竟然最後連他看來的感覺亦是覺得一成不變，不知道他當時的內心是否百感交集呢？

剛過去的2020年除夕倒數，以千架模型機表演為重點主題，但拍攝完全拍不出氣勢，加上同場的內地製作綜藝節目水準比香港高很多倍，一比之下相形見绌。以前是我們教他們怎樣做電視節目，現在我該要跟他們多多學習了。



方寸不亂 方芳

琴姐真情常在心

香港資深藝人李香琴(琴姐)病逝，圈中輩輩無不傷感，可見老人家人緣極佳。琴姐是開心快活人，年輕人喜歡她，演藝圈契仔契女成群。她在電視劇《瀟湘風暴》有句經典金句：「唔使驚，嫲嫲在大廳！」如今，大廳的嫲嫲已不在，留下無數追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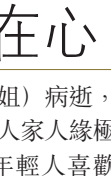
琴姐的演藝生涯，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時代的回憶；她的溫暖和真情，是一個時代的情懷。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第一次訪問琴姐，她告訴我，她父親是訂閱香港《文匯報》的，所以她對香港《文匯報》有感情；報社多次主辦活動，她都是香港《文匯報》的貴賓；上世紀九十年代，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和文匯報社長張雲楓，兩次赴美出席華僑團體的國慶活動，他們邀請了琴姐及呂良偉一同前往，琴姐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琴姐作為長輩，提攜後輩的同時，多了一份真情和細心。一段時間，琴姐往澳洲悉尼生活，我兒子也在澳洲升學，琴姐主動給他在澳洲的電話，讓留學的孩子找她。後來孩子告知，琴姐有一天叫了他去悉尼餐館吃飯，原來她宴請來自香港的朋友。孩子他們那一代只知有黎明，對娛樂圈長輩並不熟悉，只認得列席的有位炳哥譚炳文。留學生本來就無味好食，因為琴姐招呼，難得享受了一頓豐富大餐。琴姐對朋友的孩子很是上心，間中飲茶又叫去吃吃，一位嫲嫲級的長輩，與陌生的孩子本來就談資不多，琴姐為身在異鄉的孩子送暖，付出了愛心。

孩子畢業回港工作，說要回請琴姐報一飯之恩。當時琴姐演藝正忙碌，沒能安排上這頓回請，但琴姐的溫暖，對一個圈外的孩子是畢生難忘。

琴姐近十年患病，深居簡出，不是至親都難見上一面，但琴姐對人的真摯，積福積壽，大家永遠懷念她。



七嘴八舌 小臻

要移民？請便

香港人對移民一事不陌生，經過1997年回歸前那一波後，一切都是小兒科，那時害怕財產不保的人辭工賣樓走，結果全都輸了，不少人回流後買不回樓房後悔不已。如今這一年因為香港環境出現變化引發的移民只能說是熱話，未可講是潮，當然身邊也有同行移民，亦知道多了人想換環境，離開香港去外面生活，大家都不會驚訝，從2019年「反修例運動」發生黑暴事件開始就有港人要離開，因為那時的香港亂得太可怕，不再是他們喜愛的香港，去海外或內地置業住也有。

到黑暴平息後，要移民的就是那些參與暴動者，以「反中恐共」的黃絲為主，因為「出咗嚟行害怕要遷」，加上「五眼聯盟」國家英國、加拿大、澳洲等為了支持美國向中國施壓，對這批人放寬限制，令他們較容易入境居留，有些本來沒有資格移民的，這次只要認參與反修例非法集結可能被拘捕；就可以有機會了，何不去試下，不適應才回香港。

香港、台灣及外國「反共傳媒」都想借「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市民普遍對香港前途問題感到悲觀，香港掀起移民潮」為命題在國際上抹黑中國，不過如意盤打不響，炒不起。記得《香港國安法》頒布初期「五眼聯盟」國家外長曾討論香港一旦出現大規模出走人潮，五國是否一同接收香港人的問題。不過這大半年香港沒有出現大規模出走人潮，這正正告訴他們，香港人愛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不喜歡做難民的，事實上只有一小撮他們的馬仔才會願意去做難

民，不少愛港人士都說，香港人口那麼多，有人移民正好留番些空間給在香港生活的人，那些「反中禍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請你們快走，而且不要再回來，香港人只想安居樂業，搞破壞的不要再在此。

不知是否蒼天有意給那些人士警告，突然發生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國抗疫和控制疫情上都是比歐美成功，將這幫人把口塞住，沒有機會散播謬論抹黑中國。最近更頻頻出現「走路、流亡」台灣及外國的人，在那邊的不如意遭遇，什麼被人打等等，真的想講句「抵死」，不是壞心腸，而是希望他們體驗到世界艱難，在異鄉要立足不容易，在香港生活已經是很幸福，需要珍惜，點解大多數中年人不會破壞香港，因為他們推過苦，懂珍惜。

香港是自由出入境的城市，若不是犯法被限制出境者，只要有國家收留你就沒有人阻止你出境及移民，你又可以雙重國籍，這是香港的寬容。不過，希望政府今年要訂立一些條款，已經移民的人不應再享受香港的福利，有些人明明移民十多年但仍取得香港的福利，他們已經對香港沒納稅沒有實質的貢獻，連政府講明是支援紓困派一萬元的他們也有份，當下他們根本不在香港生活，他們在外國有自己的福利，何來困？派給他們意義何在？政府的財赤正在增加，就該好好處理截流問題，不要每次都說，要審查很長時間，阻礙派發時間市民會埋怨。

想查核誰是已移民的，只要入境處幫手，相信絕對不難。否則對一班堅守在香港、建設香港的人很不公平。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大姐不嫁人

中外小說戲劇，都有逃婚故事，男主角有天空任鳥飛的浪漫，很少吸引人注意；但是在古代深閨中的女子，一旦脫離父母，生活成了問題，居無定所，身世飄零帶來的傷感，就有悲劇成分了。

最為人熟知的海龍王的女兒龍女三娘，因嫁夫不罷擺脫尊貴的海洋公主身份逃婚「登陸」，便是最典型寓意自由戀愛至上的逃婚故事，其他來自封建時代因父母貪慕虛榮，強迫女兒嫁入豪門，而女兒因為有了心上人，不甘啞嫁而逃婚的故事便多到不知凡幾，歌頌戀愛自由的題材，上世紀初舊派新派的小說家和編劇家都樂此不疲。

廿一世紀父母，年輕時受過盲婚之苦，自然知道婚姻這回事，管不來，也不想去管，便都任由兒女自己作主，今時今日，哪還再聽到有逃婚的新娘子？

不過最近就聽過一位獨身老大姐，偶然說起她獨身的原因，自述逃婚的經歷就傳奇得

令人難以想像。

老大姐可說是上世紀崇尚自由最後一代前衛女性，出身單親家庭，自幼與傳統三從四德寡母相依為命，思想方面，母女南轅北轍自不待言，結婚前夕，母親關心女兒婚後幸福，大致懇切說了類似她出嫁前自己母親對她說過的以下一段話：「女呀，明天你做人妻子了，記得要遵守婦道，好好侍奉老爺奶奶，尊重丈夫，勤理家務……」一向孝順的女兒，聽到耳朵起繭，忍不住心裏一肚子氣，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詩句，令她胸中自由火焰爆發，禁不住就歇斯底里大聲向母親咆哮：「媽，我不嫁了！」說到做到，果然就取消婚約，準新郎其實還是自己心愛的對象，可是母親說話裏頭婚後束縛聯想出來的恐怖，便促使老大姐寧願終結了這段婚姻，堅守她自由比戀愛可貴的信念，甘願獨身一輩子，這故事是不是傳奇得太感人！



百家廊 若荷

小區裏，經常來去的貓都看不見了，一隻也無，我有些不安起來，心跳加速，一種恐懼扼住我的呼吸。那些後果我不敢想。已經五六天看不見牠們的蹤影了，晚上去牠們出沒的地方投食，第二天早上地上的食物還在，就連牠們愛吃的貓糧都一動沒動。往常，只要我撒下貓糧，那些潛伏樹叢裏的貓便蹣跚躡躡地走出，在我還沒離去的時候便已伏在地上吃了，牠們咬動貓糧「咯嘰」的聲音令人歡暢。

入冬後的一場冷雨，使陰霾的天氣持續了兩天，第三天陽光明媚，午後坐在陽台的茶桌前，無意間抬頭，看見公園裏正對着我的三棵樹上，像是各伏着一隻貓，我頓時釋然起來：終於有牠們的下落了！真的感謝這些陽光，牠們一定是爬上樹上一邊曬太陽一邊睡覺。可心裏還是不安，頻頻去看，那三隻「貓」趴在樹上的姿勢似乎沒變，我不敢追究原因，鄰家姐妹告訴我，如果這些黑影有變化，就是貓，如果沒有，那就不是。於是，我觀察着，目光直瞪瞪地盯到黃昏，不敢眨一眨眼睛，可是，那些貓的姿勢都沒有變化，我的心再次提了起來，非常失望。

我需要實地去觀察一下，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仍期望它們是貓，用最美好圓滿的結局去揣測。第二天我假裝散步，走進那片枯去的草坪，草葉剛被剪除，空氣裏飄着草葉的味道。然而那不是貓，是黑色的已經接近風化了的編織袋纏在樹上。為什麼樹上會有黑色編織袋呢？而且都在相同的位置和高度？我搞不明白，更不明白為什麼以前沒有看到。我是每天都在陽台上坐一會的，除了喝茶，也觀賞一下窗外的風景。

如果是貓，也不都是黑色的，牠們中有花的，有黑橘混雜色。純黑色的貓有一隻，通體黑亮、健壯，只有眼睛是黃顏色的，圓得幾乎沒有稜角。八月，我收養了一隻花貓，那時牠已經走不動了，飢餓讓牠患上皮膚病。我把牠安置於院中一個角落，再用一隻紙箱和小棉被為牠搭了個窩，吃飽喝足後的第二天牠就能蹣跚着走了，雖然腳下還是不穩。不知這隻黑貓怎麼看見了，一反隱蔽的

常態，將整個身體探出草叢睜大眼睛向我們窺視，許是認為小貓被我停掠卻這般依戀於我，眼睛裏明顯有一絲疑惑，又似看到小貓能夠和我這個外表強大的人類親近，心裏有所詫異。

那些日子，院子裏是真的熱鬧了，孩子們跑過來和小貓玩耍，小貓也喜歡搖搖晃晃地走到隔壁老人的門前繞在她的腳邊。「你餵着吧，貓是愛乾淨的，不讓人煩。」老人善意的說合。她不知道那貓的來歷，不知我是牠的主人。幸虧，後來我把那隻貓送人領養了，沒有放在院子裏和流浪貓們做伴，不然也慘遭同樣的厄運。我住在四樓，無法保障牠的安全，就將牠託付給一位朋友，他有一個小院，已經收養了一隻貓，兩隻正好做伴。我們這裏一樓帶院的人家喜歡種花，與所有種花的人家相比，這位老人門前只種了幾種花，草草的透着樸素，貓們喜歡她家的花池裏潛進潛出。想必也知牠不可懼，信任她的善良。在所有的種花人家門前，我也只在她家門前駐足，和她搭話，心底有一份祝福。可如今無論怎麼去看，那些密集的花叢裏也沒有牠們的蹤跡。

前晚，我又出門給牠們餵食，倏倏發現還有一隻貓從我熟悉的過道裏出來，牠走得很慢，遲疑在雜草遮蔽的路上，比之以前警覺性更高了些，看去也很孤單，沒有以往有貓為伴時的優雅自然。也許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牠曾親眼目睹了一個淒慘的場面。不管怎樣，我心頭還是一陣溫暖，忙把貓糧撒在離牠不遠的地上。如在以前，我只要撒下貓糧，貓們就會悄聲蹣跚地出來，低頭吃得津津有味，不管附近人來人往。而現在，牠是在我撒下貓糧之後離開二十多米開外，遠遠對牠望了又望，好像確認我不是在布陷阱，確認不是，這才遲疑着走過去。黑暗靜止在那裏——再有幾秒，那貓就應該在吃貓糧了。但是此刻有人從遠處走來，踢踏的腳步驚擾了牠，當我再望向貓咪的時候，已不見了牠的蹤影，我再回到原地，發現地上的貓糧絲毫沒動。

貓是花貓，腹毛純白，看外貌不像是我常餵的那幾隻。牠很胖，一看便知覓食的能力

很強，身體蓄集了不少過冬的脂肪，而也正是牠們這身脂肪，讓可恨的盜捕者垂涎三尺，喪盡天良不惜傷害牠們的性命。深冬了，雞冠花卻仍然昂揚着，沒有絲毫身風霜的想法，它的這個模樣，在我眼裏倒像是一株擁有靈魂的植物，因為擁有，而一副苦於不能表達的倔強。我想它一定也在想念那些貓，這份傷感來得猝不及防，落在它生命最後的光陰裏，它只能把這份想念隱藏在逐漸衰老的花冠裏，默默哀傷。

其實我知道，我比雞冠花更加想念那些無助的貓們，牠們雖然流浪，卻從沒給人帶來任何創傷，倒是給老人和孩子們帶來快樂。上午陽光正好，推着嬰兒車的奶奶會趁小貓經過時停下腳步，伸一伸柔弱的腰，不失時機地對車上的嬰兒輕聲細語：「貓咪哦，寶貝，看貓咪……」這時的貓是不怕孩子的，毫無遠和地與孩子們對視，牠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一樣清澈明亮，圓圓的眼睛目視孩子幾十秒後，轉身沒入茂密的綠化帶中。在這些兩尺多高的綠化物中，軀幹敦壯的雞冠花做了牠們堅實的籬帳，掩藏着貓們自由而去的身影。

這些出沒在小區的貓們，有的是去年冬天就生活在這裏的，有的是四五月份才來，很幼小，我怕牠們不能覓食，便買了貓糧每日追逐着去餵，牠們進食得很少，直到現在，仍然有幼貓的嬌態。「是搬遷了吧？」當我詢問一位好友，他這樣說。不會的，我敢肯定，這些生活在小區的貓們不會集體搬遷。貓以食為天，在這麼大一個小區，有我和那些愛着牠們的人的投食，牠們怎麼會集體搬遷？

直到看到一則不法分子捕殺流浪貓牟取利益的報道，我這才猛然醒悟，除了善良和慈悲，這個世界還有貪婪和邪惡。我的胸中充滿了怒火，我的語言裏需要最狠的詛咒。在所有的文明選項裏，最大選項是善良，在所有的善良裏，怎能少了人性！文明最大的意義，是在演進當中逐漸昇華人性，而不是泯滅。在願這些文字能代替我的憂傷，將貪婪者的嘴臉曝光於天下，讓這些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以撫人心安良，還大地乾淨。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先驅者皮爾卡丹

預感有時很奇妙，看到鋼琴詩人傅聰染疾逝世時，我就想起時尚大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不是詛咒他，畢竟已98歲，何況這幾年多度傳出病危消息。只是，在打破權威的互聯網時代，大師不再稀奇，也不再受關注。

對香港人來說，皮爾卡丹是陌生的名字，人氣遠沒有比他晚出道、卻早他而逝的兩位後輩聖羅蘭和卡爾拉格菲，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內地大都市，「皮爾卡丹」可謂響噓。

早在1979年，他已率先從巴黎帶來一隊時裝模特兒在北京舉行時裝騷，為藍鬚蠟般的國人打開繽紛的視窗，也給年輕人上了一場時尚啟蒙課。其同名品牌衣飾也開始充斥於內地各大百貨公司，此後的十多年，皮爾卡丹成為時尚代名詞。

雖然早已淡出時裝設計行列，但卡丹在世界時裝發展史上是有一席位的。他師出名門(迪奧)，卻不受名師風格和行業規矩所限。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巴黎人還沉浸於迪奧帶動的「新面貌」(New Look)狂熱餘溫中，追求絢麗浮誇，突出女性線條的華貴美學時，他已意識到有多少人可以承擔得起這種奢逸，而推出世界上首個無性別時裝系列(Unisex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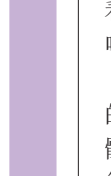
不但如此，為了進一步推動「時

裝平民化」，他毅然跳出高訂時裝(Haute Couture)框框，跟春天百貨公司合作，推出批量生產的成衣時裝(Ready to Wear)，並因此破例而遭到法國時裝公會開除會員資格。

權威性的時裝報章《WWD》在報道他死訊時，用了「太空時裝設計師」(Space age designer)來為他蓋棺論定，反映了他的前衛性。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蘇太空競賽進行得如火如荼，觸覺敏銳的卡丹靈機一動，率先設計了充滿想像力的太空時裝。科技感材質和幾何式線條為他贏得未來主義大師美譽，也奠定他在時裝界的地位。

為了令自己的設計意念得以普及，加上商業上的考慮，他也放下巴黎時尚人的清高，首先將品牌授權予不同領域的公司，從玻璃製品到工業產品，同時擴大自己的時尚版圖，除了推出同名飾物、香水、鐘錶系列外，還涉及玩具、朱古力，他甚至設計豪華車和私人飛機，成為最富有的高訂時裝大師。

他的時代觸覺，也令他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看好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市場。隨着卡丹的逝世，歐洲戰後崛起的那群神奇設計師合奏的華麗曲終成絕響。將軍一去，大樹飄零。適逢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大師一走，時尚的定義也將重新詮釋。



琴台客聚 伍杲泉

美好不必斷捨離

元旦假期，全世界的人們幾乎都在放假，開開心心地慶祝2020年的離開，迎接2021年的到來。本杲也給自己放了一天假。

突然閒下來，只覺得不讀書不寫字也不下地幹活的假期過起來有點不習慣，便從後院出去沿着河邊散步。這一來，就在河邊空地上的垃圾堆發現了幾棵環衛工人鋸下的還未得及運走的樹枝，一時間歡天喜地像撿到寶貝一般把樹枝扛回家。還未完全乾透的樹枝有點重，一趟沒扛完，又跑回去扛了第二趟。

樹枝扛回家，人便更閒不住了。把樹枝上殘留的半乾的樹葉掙乾淨，又拿剪刀把已經乾透了的特別細和脆的小枝條剪去，樹枝的形狀頓時變得好看起來，便將牠搬去插在後院的紅磚花壇裏固定起來，又拿來之前在宜家淘的小風燈和兩盆長長的佛珠盆栽掛到樹枝上。夜裏，點亮風燈中的蠟燭，燭光映着垂吊在樹枝上的碧綠的佛珠的葉子，也微燦地閃着光……這棵原本被丟棄在垃圾堆裏的枯樹枝，便又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本杲後花園裏一處別有風味的小景。

其實河邊除了枯樹枝之外，也有不少好看的石頭，在撿到那些樹枝之前，我還撿到過一塊大石頭，把沾滿泥巴的大石頭洗乾淨，就發現上面的紋路是一幅十分清晰的山水圖。拿回家往桌面上一放，便是自然天成的藝術品。

「撿垃圾」的習慣似乎是本杲從小就有的。小的時候在外面看到被扔到垃圾堆裏的紙盒子、酒瓶子都愛往家裏撿，紙盒子擦乾淨用來做置物籃，酒瓶子洗乾淨了，山上的野花摘回來，便是現成的花瓶。無論什麼樣的瓶子，只要在裏面放上鮮花，都會一下子變得好看起來。當然，除了好用的、好看的，亦有好玩的，垃圾堆裏撿到的雞毛，挑齊齊大支的做成雞毛毬子，便是幾個小女孩整個假期的玩具了。

後來讀的書多了，讀到三毛的書，她亦在書中寫到自己小時候做「拾荒者」撿垃圾的故事，便歡喜起來，覺得自己不孤單，至少有「撿垃圾」的前輩同好者。

新家裝修完，幫我搬家的親友們都認為新家

需要新物品，舊的一切一定要「斷捨離」

於是幫我把原來的舊物棄了不少。有一套用了十幾年的藤椅因為老化得厲害，差點被阿嫂送給裝修師傅，幸好被及時地「搶救」回來，留下放進後院的休閒平台，在椅子裏鋪上軟軟的毛氈，冬日的午後，窩在裏面曬着太陽喝着茶，反而比新沙發坐起來更為享受。

客廳的新地毯上放的亦是舊物：女兒的媽送給我的那個紅漆的老樟木箱子，是她當年的嫁妝，用了五十多年，箱子上的油漆已經斑斑剝剝，四角的鐵皮和鎖也都已經磨跡斑斑，只餘一股淡淡的樟香味兒，靜靜地散發着歲月的氣息。

近年來極流行的「斷捨離」自有它的道理，然而極端的斷捨離是不喜歡的。除了保留一些家中原來的老物品，我仍舊是改不了四處「撿垃圾」的習慣，喜歡收集一切自然的美好的物品。其實只要是自然的美好的，就會永遠保有它的生命力，對於它們，沒有必要斷捨離。

美好不必斷捨離

需要新物品，舊的一切一定要「斷捨離」，於是幫我把原來的舊物棄了不少。有一套用了十幾年的藤椅因為老化得厲害，差點被阿嫂送給裝修師傅，幸好被及時地「搶救」回來，留下放進後院的休閒平台，在椅子裏鋪上軟軟的毛氈，冬日的午後，窩在裏面曬着太陽喝着茶，反而比新沙發坐起來更為享受。

客廳的新地毯上放的亦是舊物：女兒的媽送給我的那個紅漆的老樟木箱子，是她當年的嫁妝，用了五十多年，箱子上的油漆已經斑斑剝剝，四角的鐵皮和鎖也都已經磨跡斑斑，只餘一股淡淡的樟香味兒，靜靜地散發着歲月的氣息。

近年來極流行的「斷捨離」自有它的道理，然而極端的斷捨離是不喜歡的。除了保留一些家中原來的老物品，我仍舊是改不了四處「撿垃圾」的習慣，喜歡收集一切自然的美好的物品。其實只要是自然的美好的，就會永遠保有它的生命力，對於它們，沒有必要斷捨離。